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四十

列傳 十一

秦 紘

賈 俊

閔 珪

戴 珊

張 敦華

楊守隨 從弟守陽

秦紘字世纓華縣人景泰初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
內官傅鎖兒罪誅止江南採翠毛魚鮓等使權貴忌
之有蜚語聞會詔考察御史都御史軒輊坐紘擅受
民訟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薦遷雄縣知縣奉御杜
堅以捕天鵝至從人暴橫紘執而杖之坐下詔獄民
五千人詣闕訟紘乃調知府谷巡撫徐廷璋薦其廉
能遷葭州知州尋舉能治劇調秦州毋喪去官州人

思之詣京乞借紘巡撫馬文升亦言之服闋遂還紘
故任尋擢鞏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叅政除奸去
蠹赫然有聲岷州番寇亂提兵三千破之進俸一級
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六年紘奏
鎮國將軍奇澗等十一人貪淫肆虐帝遣中官尚亨
刑部郎中張錦按得其實而奇澗父慶成王鍾鑑為
奏辯且誣紘諸違法事帝重建王意逮紘下法司治
事皆無驗于是奪奇澗等三人爵餘皆停祿王亦坐
削祿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尋復調宣府紘練兵積
粟繕器甲刃斤楛為戟守計十九年以小王子數

萬騎寇大同敗總兵官許寧長驅入順川掠宣府
境絃躬擐甲胄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賊遁去尋復
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璽書勞馬進左僉
都御史巡撫如故時諸邊鎮守內臣每以官舍自隨
專營私弊絃奏請革之詔鎮守予五人分守以下三
人著為例餘悉罷還明年冬召為戶部右侍郎內閣
萬安等遷吏部尚書尹旻誣絃旻黨貴降廣西右叅
政進福建左布政使弘治元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明年進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
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

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為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
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行禁絕總鎮府故有賞
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
湖南韶四府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教誨而要束之
俾絕盜源帝悉從之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
本濤與泗城知州岑應分其地據之絃親督師入田
州逐走欽還濤于府而留官軍戍之凱遂定又分遣
叅將姚英按察使陶魯等討黎賊陵水徭賊德慶皆
平絃威望素著行軍賞剋明信故將士効命所向有
功絃之初涖鎮也勅總兵官安遠侯柳 貧暴帝建

景下獄景乃誣訐絃詔給事中屈伸等 勘具得景
罪狀而景所訐無左証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
家有與援訐絃不已有詔并逮絃諫官趙瑛等爭之
不聽北廷鞠絃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閑住而絃亦
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絃不納絃既歸廷臣復連章
頌絃且言可大用居數月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引疾
去十四年秋寇入花馬池敗官軍北壩濬直抵平
涼言者謂絃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絃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賜
祭禱七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昂等五人恤

軍士戰沒者家勅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
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賊未入河套
平涼固原皆為內地無寇患自李來住牧後固原當
兵衝為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賈
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為州而身留節
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
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
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
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
幹弱枝之道也請自今京兵無輕發臨 甘涼諸軍

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守其地別
人以戍為冢軍以將為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
得者也絃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間田無慮數十萬
頃但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
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
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
稅米五石歲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
劉憲意多不同絃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
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
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疎遠賊騎得長驅深

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
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
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政臣撫
事要俾得終遠防於事為便於是帝下詔責憲引
罪卒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整六
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為重鎮紘又以意作戰車試之
便名曰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紘在事三年四鎮
晏然前後經畧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召還視部事以
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勅乘傳歸月廩歲隸如
制明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肅絕俗妻擊

采美參飯常求得飽性剛果勇於除害自顧慮士
天機識與不機構為偉人在兩廣被逮時絃方議討
後山賊治軍事果從容就道儀衛騎從畧不貶損既
踰嶺始囚服絃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
尊遠統拘執恐損國威今既踰嶺真囚矣其自處履
重如此後劉瑾亂政絃家奴憾絃婦弟楊瑾以絃所
遺火砲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
於絃籍其家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旨劾絃士類
嗟之

貴後字廷杰東虎人以鄉舉入國學天順中選授御

史歷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著風采再遷
山東副使時倭年方五十餘而鬚髮皆白清軍御史
以為老欲退之已知其治行乃已內閣劉吉素器俊
延譽於朝成化十三年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單車就途不携家既至肅憲度申軍令將吏畏其威
莫不自振厲在鎮七年軍民樂業召為工部右侍郎
二十一年奉勅賑饑河南活數十萬人尋轉左數月
拜尚書當是時用人專重進士舉人無有至六卿者
俊獨以重望得之及孝宗踐祚登崇賢俊尚書則王
恕李敏周洪謨余子俊何喬新都御史馬文升皆

一時民舉而俊以老成碩德參其間協 毗贊政以
大和先是天下王府自郡王以降府第瑩基悉官予
之直而諸王府儀仗又時時繕修內官監奄暨欲肆
漁獵頻興大工致公私耗費俊言王府既有祿米莊
田請自今給半直儀仗非甚敝壞不得煩有司公家
營繕惟倉庫城池之屬方許興作餘皆停罷帝悉報
可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軍京二萬五千
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
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足俊皆執
奏並得寢已而惜薪司以歲辦木炭不足乞益二百

萬斤後力言不可得減半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持法稍緩即耗費無紀及後為政惜財愛民工必信度弗為權倖所撓而宦官亦憚其方嚴不敢妄請興作自是工役大省太廟後殿成加太子少保久之得足疾累疏乞致仕詔許乘傳歸給夫廩如制踰年卒後歷事三朝終始廉慎退食則閉門却掃未嘗輕與人往來居工部八年望孝朝野前後罕能及之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按察使二

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南贛諸府多盜
率強宗家僕構結無賴為之事發則匿或交關請屬
以免珪請自令獲盜連生其主法司議從之於是諸
強宗人人惴恐而尹直謝一獲革慮禍及已急謀之
李汝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請遣廣西按察使孝
崇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為刑部右侍郎
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督兵討
古田撞賊副總兵馬俊叅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
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進兵連破七寨俘斬四百
有奇他賊悉就撫帝乃滿其前過弘治七年永安反

府江獲賊為亂珪調兵六萬討之部署已定會遼南
京刑部尚書乃以軍屬代者唐珣珣因其資大破賊
珪亦賜金幣尋召為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代白昂
為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御史戴珊
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為法官
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故人李道明聚眾
燒香事覺巡撫劉聰令千戶黃珍鞠之株連數十家
謂道明將引北寇攻宣府聰信之張大其事聞於朝
輒籍諸人產廣行捕逐遠近騷然及逮赴京師會訊
事皆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餘悉得釋而抵珍罪

聰亦下獄貶官時議快之帝之親鞠吳一貫也將寘
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
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
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
職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
但此事太執斥卒如珪議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
諫已而韓文被斥珪亦連章乞休詔加少保賜勅馳
傳歸珪致朴直亮器宇博大立朝不激不隨有古大
臣風卒贈太保謚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
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群從夢得兵部戎政尚

書其他為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皞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
行富人數輩遺其奴予入學皞不可則賂上官強之
皞執愈堅遂見忤坐他事去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
大夏同舉進士久之推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
年遷陝西副使仍督學政珊正身率教敦實抑浮修
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旌節孝為風俗勸士皆愛慕
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終任不攜一土
物弘治二年王恕薦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豪右
多納亡命為奸利珊刻期令自首簡練卒伍自製營

陣法授之蜀盜野王剛流叔竹山平利諸縣珊合川
陝兵檄副使朱漢等分道進討之禽其魁釋脅從者
千餘人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先
後協心共事晉府寧化王鍾鈔淫虐不孝遣官往劾
不得實再遣珊等劾之鍾鈔遂奪爵禁錮進南京刑
部尚書久之召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給事
中吳莽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并
言珊緘妻子納賄珊等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
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
典乃下莽蓋詔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

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
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譎者得志惟陛下處分帝
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
輕宜調用帝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帝晚年時召對
大臣珊與大夏造膝要見尤數一日與大夏倚坐帝
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容何
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為
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數求還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
諭有加珊感激泣下一日私語大夏曰珊老病予幼
恐一旦先朝露託公同年好友何惜為珊一言予大

長唯唯後大長對罪帝問珊病狀大長具言珊實
病乞賜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
客則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
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長出以告
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忌
言去刀疾視事疾作遂卒于位陝人之官於京及為
國子生者數十人頌珊教育功請褒贈乃贈太子太
保謚恭簡珊德性和粹洞達無城府顧取取不苟合
奉職矯然不可奪然意常近厚通籍四十餘年家無
長物珊卒而張敦革繼之與珊齊名

張敦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為御史死土木難敦華少負氣節年七歲里有社樹為祟麾群兒盡伐之崇竟除景泰初錄死事後入國學舉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解館與劉大夏願就部曹乃除兵部主事歷郎中廉重不撓與大夏齊名遷浙江叅議監溫處二府銀鑄景寧鎮盜起至數千人守臣欲剽之敦華曰此可撫而弭也從數騎馳往諭賊皆聽命執其魁十二人餘悉解散居浙十餘年歷右叅政右布政使廉惠之聲聞遠邇弘治初遷湖廣左布政使嘗因歲饑令府縣大修學宮以備直資餓者所活甚衆荆王見

滿故騎恣脅守臣請斬州公解為府第教華獨不署
奏四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道奔母喪服闋
還故官部內賦輸大同困于折價教華請太原以北
利轉運者仍輸米民使之八年改撫陝西為製婚娶
喪葬之式以納民於禮妖僧張金峰聚徒終南山裂
帛為旂以嬰孩祭剋日為諸天會用妖術誘脅男女
不從則殺之遠近駭懼廷議且用兵兵部尚書馬文
升獨曰張都御史在必能辦此教華授計山中父老
果縛金峰以歸明年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十二年改
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漕弁通糧者

例得貸太倉銀稍寬其息明年償前負又貸如初前
後相踵積負滋多數筆曰上剝下攘漕坐是困國非
取息非政體也峻為之禁高郵湖堤圯浚深溝以救
水勢又築寶應堤民利賴焉十四年改掌南京都察
院典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南
都四君子會考察瀚欲大行清汰數筆多保持之嘗
曰寧失不明毋為不仁瀚亦不能奪也十七年以四
方多災異疏乞修省且言諸司所陳民間利病往往
中格宜申飭以課實効帝嘉納之尋遷南京刑部尚
書正德元年召為左都御史數筆素負重望遂是入

掌為臺天下想望其風采時馬文升劉大夏相繼去
國武宗不親政權歸閹寺數輩以為憂其冬大臣與
宦官請去劉瑾等八人內閣力主之帝猶豫未忍數
輩乃上言先帝在德深仁懋勤治理而龍馭忽升繼
序不忘實在陛下乃自春夏以來宴樂逸遊日狎愆
壬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千
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蕡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
論列陛下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陸
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嘆惑請畧言時政之弊如四
升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

為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方
道官清覈而奏乞之疏隨聞中官監督京營鎮守四
方者一時累有更易政令紛拏弊端滋蔓未見有如
此而成政體者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
之有餘願陛下審察疏入不報既而朝事大變宦官
勢益張至除夕朝罷忽中旨令致仕敦華即日買車
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觸石幾溺死瑾恨未已欲借
湖廣倉儲泥爛坐賊罪修撰康海知之過瑾曰吾秦
人愛張公如父母公秦人也思相薄耶瑾意乃解然
猶坐奸黨榜之朝堂家居一年病且革衣冠拆家廟

執權而卒瑾誅後二年贈太子少保議簡肅教華性
剛介為總漕時嘗議事入都中官用事者慕其名因
其同年李東陽傳瀚魏名香為壽其姓報謂教華重
違東陽等意各報以幣使者出復反之曰幾悞矣吾
生平無內交顧一旦自敗耶其後劉大夏薦教華帝
曰教華誠佳但太峻耳為部部奉使過盜探其囊得
七金而已使隸市肉屠者訟隸易金或曰安知非張
公奩者司張公止用俸金無惡金也其為小人信服
如此孫薰山進士御史

楊守隨字維貞鄆人侍郎守陳從弟也舉成化二年

進士授御史巡視漕運叢大將軍餉巡狩江西所至
以風采見憚六年疏陳六事言邸王受命于艱危之
時削平禍亂其功甚大而沒乃謚之以戾人心不平
此非先帝意乃權奸逞私憾者為之也亟宜改易以
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東敷忠勤職實一時良臣
乃為給事蕭彥莊所逐乞即召還俾盡其才用律令
犯公罪者不至罷職近御史朱賢妻芳等並以公罪
除名此從來所未有由法司于奏當之外希旨妄劾
致有此失乞復賢等官戒所司自今一循律令毋法
外加罪西征之役以數萬甲兵而封出沒不常之寇

千里轉輸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散乞速令
班師但戒遠征慎固封守近例軍官犯罪未結正者
遇赦即原致此曹遷延不就速治以希倖免長惡繼
奸莫甚於此自今雖未就逮而衆証明白者即據律
定案毋使奸人逃罪在外官俸兵餉有踰年不給者
由郡縣蓄積少也請予起運外量加存留以濟乏匱
疏奏時不能從太常少卿孫廣安母喪起復守隨等
言祖制每祭祀齋戒日百官不得吊喪問疾有喪者
不得預祭夫吊喪且不可則居喪者可知陪祀且不
可則典祀者可知廣安出身異教固不足責其如祖

判何時給事中李和等亦以為言乃令守制八年冬以災異陳時政九事明年廷議四方多災傷停遣劄卷御史會昌侯孫繼宗因請并在京停止守隨言在京劄卷何病于軍民而欲停之此由繼宗等平日任情作奸多無棄贖恐一旦罪戾及身故假此祈免乞明正其罪帝置繼宗不問而劄卷如故山東饑廷議吏納銀者免考授冠帶守隨極言不可帝即罷之十六年擢應天府丞未上母憂歸服除還官初李汝省以邪術進授大常寺丞因守隨論列改上林監副憾之至是譖於帝中旨責守隨不當添注賑南寧知府

時守隨賈非添注也弘治初廷臣交薦召為應天府尹勦南京守備中官蔣琮罪無所假借琮恨之族其黨鄒鏞勸守隨按給事方向獄不公責遷廣西右叅政久之進按察使八年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歷兩京大理卿九載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守隨素精法比有所駁正悉協情罪嘗條上革弊九事多允行時刑部所具獄送大理覆讞者多加刑主事朱塗以為非上疏論之守隨言大理疏法司自采樂間已殺刑具部所送囚多有未得情實者安得不更訊因言塗司奏當失實二事帝乃寢塗奏孝宗

前中官張瑜等以誤用御藥下獄守隨會訊獨抗衆
杖之中官李興以擅伐陵木下獄諭興語家人曰我
有銀四十萬兩留十萬養我餘任若等所為期必活
我其家人為營救百方守隨持之益堅獄卒不得解
廷臣之爭餘鹽也中旨詰責是何大事乃爾力爭守
隨語尚書韓文曰事誠有大於是者今八黨弄權反
可置之不論乎文遂奮然偕守隨等伏闕力諫文等
既被逐朝政大變守隨憤甚獨上章極論之曰數月
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
張之盡誣先朝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

致天鳴地震五星凌犯彗見紫微太陽蝕歲首季秋
桃李華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
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
羅祥魏彬等八人奸險佞巧人日為八虎而瑾尤甚
陛下乃親信而愛護之遂日以荒縱之事專陛下或
在西海擎鷹搏兔或于南城瀟嶼登高禁內鼓鈺震
于遠適宮中火炮不聞宵展滄雜尊卑陵夷貴賤引
車駟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為致陛下
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數人者方且竊攬威權詐傳
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

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與爪
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
者褫秩內外臣僚但知畏強而不知畏陛下向也二
三大臣受顧托遺令則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者矣
向也南北羣僚夫心痛疾令則有畫策主文依阿時
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夫更四方鎮守之
職忠欲何為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示兵刑
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
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獲何憚不足
夫行殺戮厲肆誅求府藏竭于上財力匱于下武勇

疲於造上下胥讒神人共憤而陛下猶不覺悟方且
謂委任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奮乾剛立憲此曹重
典速鑿延熹之失毋使臣蹈番武已覆之轍天下幸
惡宗社幸甚疏入帝不省而瑾革深銜之除夕朝罷
忽傳旨與張敷華等致仕守隨去而李興以中旨免
死矣尋與敷華等五十二人刻於奸黨瑾憾未釋坐
覆轍失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復坐死鄉
各重獄除其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
破瑾株獲官又十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謚康
簡從弟守燭由進士歷官江西左叅政有政績先是

寧府祿米石徵銀一兩後漸增計之五守隅入告王
曰屬郡災傷王宜矜念今巡撫議裁減如舊而不即
請者欲使恩出于王也若待其請而從之恩不歸他
人乎王立許之瑾惡守隨并罷守隅官瑾死起官四
川終廣西布政使守隅為人端謹事有不可義形於
色與守隨孫守陳守趾兄弟自相師友其名行亦相
類云

論白所貢大臣表率群倫首重風節臣工率功猶昨
新論也如秦賈諸怪方嚴正森節縣凜然猶所謂老
成者願為國之坊表者與然諸賢彙進建茲蓋替特

在弘治^代世正德政元即立見斥逐正類一空是則
孝武二宗優劣懸遠亦大可想見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九十二

周洪謨

李敏

葉洪

劉璋

傅瀚

侶鍾

張昇

李傑

曾鑑

徐賈

周洪謨字克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為人博聞強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好談經濟景泰
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
侍讀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
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擻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
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恤

漕運據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
器足饋餉靖邊陸帝嘉納焉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
都掌蠻洪謨上方畧六事詔付軍帥行之尋出為南
京祭酒慨然以修舉廢墜為事上言先朝有會饌之
制景泰中以國用不足暫罷今宜還其舊又言南監
有紅板倉二十間乃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
宜修復帝納其後奏而會饌格不行再為北監祭酒
請復洪武中學規二十八條列榜戒諭會崇信伯費
准以幼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詔奪冠帶以儒
巾赴監停歲祿之半由是學政肅然貴豪子弟皆斂

載洪謨又奏天下文廟丁祭多有禮無樂乞初禮部
頒樂歌之詞僧舞之數至臣庶祠堂之制悉本朱子
家禮王皆西上考之神道尚右古無其說我朝太廟
之制允合古昭穆之義宜令品官止立一廟但以高
卑廣狹為敘主則高曾祖考左右序列于禮為宜在
外諸司歲時朝賀當與致仕官依品叙列章下禮部
致仕官品叙如奏并祖父受封者亦如之餘皆報罷
十二年洪謨以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舞僧豆蓬之
數不稱宜偃天子之制又古者鳴球琴瑟為堂上之
樂笙鏞祝敔為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兩階今舞

翔居上樂器顧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鄧幹駁止之
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自是文廟禮樂燦然矣其
各遷禮部右侍郎十五年轉左初洪謨為祭酒與諸
生講論經義寄以宋儒之說有未當為辨疑錄三卷
遷禮部後進之于朝請刊行而當事者以其偏見報
罷又以蔡傳所釋璿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
不合宜改製帝即以屬洪謨衆謂必不成洪謨易以
木規制精巧旬日而就久之進尚書加太子少保二
十一年星變率僚屬上言近來寺觀日盛十七年以
前京城內外勅賜者已六百四十所後復日增朱碧

相望光祿牲數正統間止四萬陛下初元增至十萬
近又倍之顧猶不足至以鷄鵝易豕民力莫堪大能
仁大慈恩大隆善三寺番僧千餘人法王七人國師
禪師多至數十耗費不貲國師以上例給金印供奉
擬王者而其間又多中國人冒為之奈何以小民脂
膏養此誕妄之徒乎僧官自善世以下九十六人道
官自真人以下百三十餘人死皆賜祭而真人又例
給銀印教坊司官亦多至五十餘人徒污辱名器凡
此皆不可不大為釐汰者也疏入帝多採納弘治元
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數多毀供饗獲率

同列上言災不於他所而於陵寢不於他時而於先帝陵工甫竣之日甚可畏也願延訪碩德講求治理究致災之由求弭變之術且勅兩京群臣同加修省帝深納之五日宴廷臣於午門禮部郎中張祥言小陵甫畢不宜宴樂帝聞之悚然以詰禮臣洪謨等言五日之舉非慶成大宴比然臣等自不能無罪帝切責而宥之洪謨矜莊寡合然先是萬安居政府以同鄉故頗與之善至是言官方向曹璘王嵩等先後論奏乃令致仕乘傳歸又三年卒謚文安洪謨好建白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大拂人情不若就近

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殊乖祖制。當稍變更。都掌鑿
及白羅羅昇子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
庶無後患。將浚。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時論稱之。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明習法
律。有能名。天順初。奉勅撫定貴州。蠻還。巡按畿內。以
薊州餉道經海口。多遭寇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薊州。
以避其險。軍民利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
再任湖廣。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三年。擢右副
都御史。巡撫大同。敵騎出沒塞下。掩殺墩軍。敏伏壯
士突擒之。修治垣。整敵。不敢犯。居三年。召為兵部右

侍郎與尚書余子俊協心共濟部事稱理既而陳鉞
代子俊怙汪直勢多行非義敏守正不為撓以久病
罷歸二十一年河南大饑敏條上救荒數事詔以左副
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旋改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
由京通二倉官吏積取羨餘致虧正額而搬轉守候
費復不貲以故運卒逃亡大誤漕計請嚴禁革尋召
拜戶部尚書孝宗嗣位將耕籍田敏言農夫耕稼之
苦非目睹何由知請增置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
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
遣之帝稱善從焉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

至者道遠多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
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并請畿
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遣者每糧一石徵銀一
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
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以災異
乞罷因勸帝修德任賢優詔答之崇文門宣課司稅
多為勢要所侵漁敏因馬文升言請增設御史主事
監視御史陳瑤遂斥敏聚斂敏再疏求去帝慰留之
視湖廣四川饑敏奏發帑賑濟弘治二年河間永平
大水復請遣官往賑戶給米一石溺死者倍之無主

者官為瘞貧不能自存者葺其廬舍免二稅帝悉從之并命給畿內貧民二麥種各一石時貴戚有請隙地及厲房牧馬場千頃者敏謂畿內地先朝屢有諸禁令不許勢要請乞厲房牧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產不可奪事並得寢當憲宗之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而得罪率辭且奪帝不以賦民令人守視敏請召佃畝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令畿輔之內皇莊有五為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勦戚中官之莊三百三十有二為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此未嘗莊官校率招集無賴號

為莊頭徃徃豪奪畜產甚者戕殺人汚人婦女民心
痛傷赴訴無所此災異所由生也且祖宗之世初無
皇莊正統間以諸王未封供費浩大又爾時民稀土
廣因相閒地立莊資用王既之園地仍歸官其後循
襲遂有皇莊之名不知晉天之下莫非王土若以此
地為皇莊則其餘獨非王土乎請盡革管莊之人賦
民耕種畝粟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如此無皇莊之
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盡革莊役別擇
佃戶高年有行者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悅
民心而感和氣無切於此時不能用南京御史之與

蔣琮相訐也咸被逮謫官而琮居職如故敏不平再
疏力争皆不聽四年得疾乞休帝為遣醫視療已獲
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愍敏生
平篤行誼所得祿賜悉以分昆弟故人冢無餘財親
喪里居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又
市地數十畝以供廩給及巡撫大同時具疏籍之於
官且請額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居極遠孔廟舊無
雅樂敏奏得頒賜令諸生以時肄習少受業長洲顧
昌後昌以同知致仕敏援分俸養親例請於長洲月
分二石以養昌事雖不行人多其義

葉洪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以事忤石亨，亨譖之下吏，考訊無驗，乃出為武陟知縣。歷清江、寶坻，上政皆治。成化中，用薦擢廣西僉事。南丹土官侵掠隣境，洪撫定之。城柳城、洛容，以遏賊衝。荔浦賊熾，承總督朱英檄進討，不踰時。平歷河南。按察使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歲大饑，平陽民逃移者五萬八千餘戶。安邑、猗氏餓而死者六千七百餘人。洪既多方賑濟，後疏請帑金得三萬金。山西故多宗室，諸吉、孟、禮儀費皆取之。民間民不勝困，洪以為言，遂命停止。明年平陽澤潞又旱，奏蠲秋

種九十萬石於是民得蘇息尋移撫大同孝宗立召
為戶部右侍郎弘治二年轉左四年代李敏為尚書
洪為人直亮有守所至著能聲及居戶部專務惜財
節用貴州苗賊乜富朵作亂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守
臣請議用兵洪言道遠險遠輸輓為難大兵未可輕
動文升爭之強帝卒從文升議哈密為土魯番所陷
守臣請給其遺民廩食處之內地洪曰是自貽禍也
寢其奏奸民有獻大名地為皇莊者貴幸臣主之洪
用衆議卒歸之有司六年久旱求言洪先後陳八事
山東災請停徵夏稅承運庫內官龍綬奏供用不足

請開銀礦洪以開礦害多議移他銀慮用亦多從之
已後請丈長蘆鹽三萬引粥於兩淮以供織造費洪
等力言不可議以兩淮餘鹽銀易之帝既報允而秦
文代駿掌庫復請從綬初議洪執前旨力爭竟不納
洪典國計六年號稱職惟聽內閣徐溥言令鹽商以
銀代粟始變開中之制議者病之語詳食貨志初以
特旨加太子少保九年疑試當請卷洪力疾供事久
跪力疲仆於帝前帝遣中官問之意洪必引罪而竟
不謝帝怒停俸三月遂再疏乞休馳傳歸久之卒贈
太子少保從子贊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以清操聞

劉璋字廷信延平人天順初進士除戶部主事進郎
中會計精核吏不能欺成化中擢山東右叅政歲凶
疫大起同官五人染疫死者三矣璋不為阻遏走州
邑賑饑療疾民既得蘇璋名亦盛著遷浙江右布政
使尋轉左歲亦不登軍餉缺幾為變璋先移他銀給
之而後以聞抉剔吏弊庶政為清二十年以右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河南大饑憲宗納
主事張倫言詔輸漕米二十七萬石賑之璋念江淮
舟楫不入河汴乃募巨艘與習河勢者運以柱明年
淮揚亦饑奏停田租蠲雜派做富弼范仲淹救荒法

行之多所全活御史謝文等劾督漕總兵官陳鏡因
及璋乃調撫鄖陽又改四川嚴核有司贖罪殺積至
百餘萬後此歲告凶賴以賑貸猶不足更請借粟湖
廣民乃得濟刁農鵠兒諸番負險絕餉道督諸將討
平之增秩一級弘治初召為工部右侍郎已改戶部
建左侍郎擢南京禮部尚書七年工部尚書賈俊罷
召璋代之時有詔訪求善造銅鼓及能擊者璋等言
銅鼓出蠻方非宮掖所宜用今四方告災正撤樂減
膳之時豈宜為此非法之器駭人心而累聖德又言
此四方水旱相仍河決地震不宜輒興大工動大衆

徵歛財賄乞停止不急以俟歲豐帝皆納之初永樂
間因徵沙漠獲羊萬餘令近京州縣分牧歲納羊毛
價銀九百餘兩謂之長生羊毛及是以府尹黃傑言
有詔除免而中官復請徵之璋執奏乃已璋廉靜持
大體繼俊為工部制節程度名與之亞而給事中胡
易等劾不職大臣誤及璋璋憤連章乞休乃加太子
少保承傳還敬屋蕭然衣食僅給闔十六年卒
傳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
討授內侍書瀚嗜學強記善詩文憲宗得琰帖百餘
字屬瀚編次瀚即綴成二律詩以進憲宗悅資酒饌

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
讀歷禮部左右侍郎時議楊時從祀文廟言者因并
及羅從彦李侗瀚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
未知孰優若二子從祀則三人亦不可遺學統所繫
豈可濫及乃止尋命兼學士入東閣尚典誥勅兼掌
禮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瑾為禮部尚書保定獻
白鶴疏斥之陝西巡撫熊翀以鄜縣民所得白玉璽
來獻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
廣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為秦璽復出也瀚率同
劉士金秦璽完毀其載簡冊今所進璽其篆紐皆不

類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又各殊蓋秦璽燬已久今所
進與昔宋元所得皆後人做做為之非其真也且帝
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以聖德開基製為六璽隨
事而施列聖相承百有三十餘載而天休滋至知受
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之內府帝是其言薄
賞得璽者其秋瀚以京師星變地震兩雹四方亦多
變異請勅中外文武臣工共加修省條上軍民所不
便者因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明年陟西元日地震
壞廬舍五千餘民死傷無算瀚等請賑恤被災者家
勅遣臣整戎備下詔修省詔許群臣直言闕失帝並

珠鮑之光祿寺通行戶物價至四萬餘兩給事中王
益等請初部處置瀚等因言光祿歲辦諸牲已至十
萬而用猶不足則供億之濫可知願陛下敦崇儉素
講求今日財匱之故取法先朝制用之經務俾宴賞
有節冗費不生帝報聞潮處事縝密所條奏率傳正
義時論稱之十四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弟潮子
元皆進士潮工部郎中元御史

侶鍾字大器鄞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
淮中使過其地拒不見按浙江大旱民饑賑救甚力
表至日雷馳跪請修省還掌諸道章奏法直欲陷焉

文升報鍾勅之鍾不可被踏杖闕下以都御史王越
薦擢大理寺丞再遷右少卿十九年寇入大同畿輔
民心恟懼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居
數月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河間瀕海民地為
勢家所據鍾奪還之大名廣平順德三府畿奏發臨
清倉儲以賑踰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丁內艱俄達艘
載毋樞南還督漕總兵官王信奏之遂下吏會當路
方逆尹旻黨而鍾與旻為同鄉乃取二秩為曲靖知
府改徽州後入為大理左少卿弘治三年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蘇松諸府首擢廉幹吏羊倉庾使漁禁絕

明年所部災奏免歲辦織造諸物改折漕糧五十萬石石徵銀七錢許軍民輸粟贖罪授散官且留浙暨闕稅兩年皆報許時方遣使賫幣金賑杭嘉湖三府以鍾言蘇松得并賑又奏設高淳縣分治溧水六年召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吏部進左侍郎三品九載滿遷右都御史十三年代周經為戶部尚書時宮中用財無藝先後取太倉銀至一百五十萬帝性寬厚近習干請無不從于是倉場牛馬房及皇城京城守視內侍增至三百餘人近京閒地多畀勲戚為莊田天下王府許給食鹽千引阻壞鹽政廷臣屢

以為言鍾力請採納帝竟不能從也十五年以災異
言九門商稅宜專委部部監收內官勿預諸王既有
歲祿毋許復求莊田山場湖泊光祿供億無紀宜罷
齋醮省燕賚報聞其冬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
賦以蠲免浙賦常出之費以請乞浙增一歲之入不
足備出在正統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
泰至今用度日廣往往額外科率如河南山東之遠
餉浙江雲南廣東之雜辦皆昔日所無者民已重困
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遠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
有司猶得藉紮歲之積制一歲之用今太倉無儲向

帑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于前後誠可寒心朕不韋
遭水旱動師旅將何以應之願陛下憫民物之凋殘
念度支之乏匱惕然省憂厚加節損且初廷臣共求
所以足用之術天下幸甚帝乃下廷臣議已而議上
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驛四
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盡工番僧供應禁王府
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
者故疏留數月不下鍾復上章言之及得旨他皆報
可而事間權倖者終格不行有奸商枝外戚張鶴齡
家為奴乞以長蘆鹽引十七萬免追鹽課每引納價

五分列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其鬻販帝許之
于是奸民倚貴戚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鍾
等前後力持皆不聽自此鹽法大壞奸人得橫行江
湖官司無如何矣已而東廠偵事者發鍾子瑞受金
索于是兩京言官劉蕙等彈章踵至鍾亦屢疏乞休
久之始命馳驛歸正德時劉瑾撫鍾在部時事至罰
米者三又數年卒

張昇字啓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
諭德弘治改元遷庶子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
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

與直被斥惟吉獨存吉乃負身所倚取悅言官私
款門祈免糾劾許以起迷由是諫官鹹口奸計始遂
責成萬喜依憑宮壺凶焰熾張吉與之締姻及喜下
獄猶為營抹父存則異居各費父沒則奪情起官談
笑對客無復戚容盛納艷姬恣為淫蹟且歷數其納
賄銀子等十罪吉憤甚使同鄉編修徐鵬風科道韓
重魏璋等交章劾昇經侍春宮因轉官不滿所望遂
致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罷復故官歷禮部左
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為尚書孝宗崩真人陳應禎
西蕃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叅等以被除率其徒入乾

清宮几筵前濫設齋醮昇與其僚切諫請執應禘等
寘法于是設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疏斥
逐之昇在部五年善因事納諫遇災異輒直言指切
無所忌數為言者所攻然自守謹飭人亦莫得而害
也正德初劉瑾竊柄秦府鎮國將軍誠激賄瑾請襲
封保安王昇上言祖訓無郡王庶子襲封例誠激往
以為請臣部奏先帝寢其事今復賈陳宜勿許不從
昇因謝病詔加太子太保未傳歸月米歲夫如制而
召南京吏部尚書李傑代之傑字世賢常熟人成化
二年進士入翰林弘治中召遷至太常少卿兼守諫

學士掌院事正德初歷禮部左右侍郎常與昇共事
既代為尚書會劉瑾勢益張晉府鎮國將軍表棟等
願瑾請進爵為郡王傑言表棟父靖主由世子進封
與實封者之子不同不宜許詔下廷臣議議者多阿
瑾意言父既進封其子亦應進爵詔許表棟兄弟四
人進封而切責傑等詰前議者主名傑言前寢周悼
王庶子睦株等加封者故尚書昇也乃奪昇散官及
歲夫月米而責傑委罪前官復令具狀傑言昇主議
時臣及今南京吏部尚書王革實為侍郎却與司官張
琮等皆有罪詔傑革致仕琮等降誦有差傑持已矜

嚴在部踰年遽以忤權奄去時論惜之昇與傑能歸
十年卒昇謚文僖傑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戌籍居京師天順末年
進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人被誣為盜獄已成
鑑辨其寃後果得真盜歷吏部驗封部中樞右通政
清武職黃弘治初累遷工部左右侍郎十三年代徐
賈為尚書時孝宗在位久海內承平生民樂業而內
府供奉亦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
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微毛毳于山西陝西採綿紗諸
料于河南召工匠于蘇松動經累歲勞費百端所賜

停止不聽未幾內府針工司乞收幼匠千人鑄錢司
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
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之各收千人樊源一聞其流無
已耗盡國儲遂為禾害于是命減其半十五年太監
李興請辦元夕烟火有詔裁省鑪乞盡罷之報可明
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無何中官鄧塔又
以為請帝又許之鑪等極言天變可畏民命宜卹大
恩不可虛大信不可失乃命減三之一鑪復言織造
既不肯停乞自今凡供御及賜賚幣帛量為樽節俟
時和歲豐別議處置其冬言兩廣雲南荊州四川福

建方用兵江西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烟
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帝皆報從焉正德元年雷震
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修之鑑等言天方
示威不可復興土木事乃寢乃織染局請開蘇杭諸
府織造上供錦綺為數二萬四千有奇鑑以公私方
匱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一半其秋復遣中官往南京
織造鑑等力爭不納孝宗末閹部大臣皆極一時之
選鑑于其間未能遠過然亦能持正及與韓文等伏
闕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異順避禍而鑑獨
守其故操時有詔賜皇親女儒第膳已得矣而帝嫌

其隘欲拓之繼以宅本燕從母煩改作况遠遷令氏
必與怨謀偕其僚力爭不從明年春中官黃準守備
鳳陽從其請命賜旗牌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違守
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鑑雖數有論執
然其時諸正人悉被斥遠鑑勢益孤鬱鬱不得志遂
病乞休命甫中而卒贈太子太保先鑑所代者徐貫
字原一淳安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歷
福建右布政使有常官譽弘治初再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入歷工部左右侍郎七年出治蘇松水志
數月工成會蘇松及嘉興湖州饑就命貫與巡撫何

鑑賑之發廩四十五萬石給饑民百三十餘萬九年
代劉璋為尚書嘗以湖廣災傷緩徵上供紙百五十
餘萬又以兩廣陝西邊事未靖鳳陽盜賊又起請止
造元夕烟火詔減三之一中貴李廣誘帝頻齋醮于
內殿請建禱竿貫以非故事奏止之十三年詔改織
紵縣羅綺萬計工未訖又頒新式令織千五百餘疋
疋為直至白金累鎰西天佛子著札領占死命建塔
貫皆力爭不納先是李廣死言官大臣附廣者輒及
貫帝悉不問及是彗星見自陳乞罷由太子太保加
太子太傅賜勅馳驛歸卒贈太保謚康懿

論曰國李而下諸臣指陳時政將奮發有為不字和
於權倖卒鬱鬱以老甚矣大行得志之難也或曰太
剛則折諸臣實亦犯之夫剛固美德也苟獲其時惟
浩然常伸而已何挫折之與有哉嗚乎此猶衰世之
論耳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九十三

童軒 吳黃 綬 鄭時

張悅 張 榮 梁 璟 樊 瑩

鄧廷瓚 唐 珣 王 軾 王 繼

秦民悅 熊 績

童軒字士昂鄱陽人父精天官學永樂初為天文生
遷家南京軒習父業績學工文舉景泰二年進士授
南京吏科給事中嘗請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
儒杜倖進恤京民多見採納六年詔南京守備內官
採翠毛魚鮑諸物萬計軒極言止之天順二年與同

官句昂等劾南京戶部尚書張鳳反坐。下獄已而得釋。毋憂服除。留為戶科給事中。憲宗嗣位。上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五者本也。簿書刑名。特其末耳。條疏五事。甚晰。帝優詔答之。四川盜趙鐸作亂。刑部司務朱資請遣使招撫。廷議舉軒命與資。全往。至則遍歷賊巢。曉以禍福。賊多就撫。軒召與飲。食遺還。復業而賊素死。彼言我言。乃聽撫官賊。誰敢難我。或背負撫安榜。及免死帖。公行剽劫。而貧民亦致之勢。益熾。軒奏聞。即偕守臣進討。斬獲頗衆。會都察何洪等。彈劾軒不以除盜。

被劾帝置不問未幾還朝且進露布自叙功伐四帝
臣又以賊告於是言者踵至遂下吏當除名時軒已
進都給事中帝薄其罪命外除以為壽昌知縣居四
年入覲上疏自理尚書姚夔復薦之擢雲南提學僉
事枝士公明撫按官屢薦廷議以欽天監不得人而
軒素諳曆法召拜太常少卿掌監事嚴核陰陽天文
諸生杜偉進癸閱六載進卿仍掌監事言天下陰陽
官納粟免考非制遂罷之軒有志事功掌曆非其好
也素稱病歸弘治改元用監正吳昊薦復以原官掌
監事六月朔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又當盛

髮火旺之候宜反身修德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
帝嘉納焉其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值歲
饑開倉賑貸煮糜以食餓者資遣流移還業為禁令
三十餘條軍民稱便南路鎮番素苦變賊出沒歲減
軍餉充犒致軍多逃亡軒易以官帑銀布軍乃無乏
四年召為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
奏言朝端大政陛下付之廷議而廷臣但立談闕左
門下片時即決果足以盡利害而垂久遠乎况甲以
為可乙亦從而可之名雖會議實一二人私言耳乞自
今令三品以上大臣各跪所見而四品以下有願廷

議者聽然後集衆論而折其衷庶幾古者謀及卿士
之意時不能從未幾又言今東南因歲辦西北因差
徭臣以為歲辦差徭用難悉罷然如烏頭牽牛諸藥
黃腰木狗諸皮成非急需何必多取梨藕楊薑諸物
盆罌束榻諸器輦下可辦何必南京至於清軍則有
司物集需勸勸以萬數春夏妨耕耘秋冬奪斂獲尤
不勝擾敝當急為變計者也疏入下之所司十年諸
老居數月卒年七十四無子軒強學好問至老不倦
居官廉介寡合而篤於內行南都播紳以為儼表焉
後贈太子少保吳字仁甫臨川人用世業補天文生

軒初領監事器吳薦為五官保章正弘治初累遷監
正吳言選擇時日當遵用大統曆及洪武年所定曆
書他雜書宜燬觀象臺渾儀簡儀宜修改天文書籍
當考訂是正曰曰天文生陰陽人等多怠玩請今日
晝卯酉簿簡立班長稽術業精疎量勞逸差具斗食
且復其身詔悉從之四年京城火踰旬不息吳據占書
言此名熾火乃政事不修之證又以示時俗虛偽侈
靡之戒請帝勤加修省八年八月奏月食不驗吳謂
據曰曰曆則不當食大統曆則當食臣監但守大統
法以是致誤乃奪俸九年秩滿進太常少卿吳請訪

取精通天官曆法陰陽地理之人及壬遁者龜演禽
占課諸數學有明驗者以禮資遣又言高皇帝特選
世業子孫習文藝者送監肄業至天順初天文陰陽
生奏此醫士鑿生得應科舉四十餘年科不乏人後
為給事中趙竑奏罷官生子弟由之沮抑近科臣葉
紳奏欲如童軒例擇文臣中學術通明者改官專掌
其事今以讀書為他業而錮之何其與擇人之意違
也乞如故事仍令科舉便議格不行武宗初立自五
月至八月恆雨為災吳言此上侵下暴疏令無時戢
神不恭又天子居喪不哀弋獵無度奢侈繁興百姓

愁苦之應帝不省正德初進為鄉四年卒吳居官盡職每因乾象示變進直言指切時政覲有所感悟以故縉紳間多重之

黃綬字用章其先封丘人曾祖坐事戍平越遂家焉綬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為人剛廉遇事疏發忤時責弗恤人率笑其愚然亦以是獲名大猶諱千戶者善事上官占民廬場他司莫敢問綬奪而還之民成化九年出為四川左叅議督松潘餉久之進左叅政嘗按部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綬曰豈有冤乎吾為若理風遂散至州霽沫

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
為業後臨巨塘僧夜殺技宿者沉之塘下分其貨或
得婦女藏窟中長吏無知者緘發吏兵圍之窮詰得
其狀遂誅僧燬其寺倉吏倚王親乾沒官糧巨萬緡
追論如法威行郅中歷四川湖廣左右布政使奏開
建昌銀鑛兩京工興湖廣當輸銀二萬例徵之民緡
以庫之羨充之荆王奏徙先蠶緡恐為民擾執不可
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罪叅將郭鏞
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計捕奸豪張綱中軍令修
警備增置墩堡邊政一新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僂

首嘆曰嗟予健兒家貧至是哉我何而日臨其上亟
令豫給三月餉親為拊循軍中無不感悅會有詔燬
庵寺後因盡汰諸尼以給壯士無妻者及後去多攜
子女拜送于道弘治三年王恕為吏部索知後起拜
南京戶部尚書言官以後進用顏驟頻有言賴大臣
保持得已明年改南京左都御史嚴魏所屬量能委
任火其差歷簿于庭曰事責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
官者意哉後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有建樹而性嚴急
不能容物時議頗病之然至其操履潔白雖毀者不
能掩也六年乞休未行卒

鄭時字宗良舒城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言四方多災宜罷諸濫賞及不急務量發內府金錢并乘輿服御可節者以充軍費俟年豐復故又言諸將多後營卒昨閱視缺伍以萬計陛下不加之刑反厚有賜賚及再閱獎倍于前陛下猶不加誅但停其俸尋又獲之姑息如此彼何畏而不犯請自今嚴行軍令毋為近倖阻撓曩因寇警召募義勇民壯赴京操練後烽火少息雖令更番歸休而為限過急甫還即迫嚴程致踰期坐罪乞定令正月遣還九月赴操帝多採納出按湖廣南寧伯毛勝妾為部將報功時劾奏

之改按江西故事外官及吏犯罪無大小咸械致京師部送為擾時請雜犯死罪以下咸本地發遣從之時為御史八年號稱職至天順中從父南京吏部侍郎泰平賜祭葬時當謝恩而誤入常朝班不行禮遂自劾下獄謫知內鄉興水利敦教化邑中稱治咸化初用薦擢知延平府有善政禱雨輒應民為立應雨亭遭喪歸廬墓三年白兔馴墓側所司上其事時進止之起補福州累遷湖廣左布政使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歲比不登民多死徙鳳翔平涼諸府又地震時不俟報發倉儲及庫帑三萬兩督所

屬分行賑恤屢奏請得蠲運租停雜派聽納粟入監
而饑民轉多死者氣未絕已為人割噉是時閩中公
私皆竭時請取濟隣境帝憫之詔湖廣輸糧十萬石
銀二十萬兩往賑由是饑民獲蘇時歷官清慎至是
蓋盡心荒政每朔望必謁文廟進士民譁書人問故
曰方今人心洶洶易搖吾既賑之復做以大義欲遏其
亂萌耳衆嘆服而饑民中已有乘機為盜者時捕獲
其魁脅從解散二十二年時以帝惑左道冗官濫賜
不知紀極乃陳利國保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
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

偉重名器以待有功辭甚切直帝怒留中思中旨責
時曠職命遠貶遂除貴州左叅政弘治元年復以副
都御史撫治鄖陽荆襄流民屬至時恐其為志奏發
米五萬石銀五萬兩賑之督有司懲諭願占籍者給
復三年不願者資遣所部晏然尋移撫湖廣值歲饑
請所派上供物料以官錢辦納從之入為南京兵部
右侍郎四年拜南京刑部尚書時已七十連疏乞休
至七年始得又數年卒贈太子少保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
員外部悅自為諸生為學力行有鄉曲譽既服官益

有聲部署間成化中出為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
力拒請托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諸所品第
衆皆服無後言遷四川副使進按察使遭喪服闋補
湖廣王府承奉張通怙勢縱恣悅繩以法無所假借
及入覲中官尚銘督東廠善羅織衆競趨其門悅獨
不往銘銜甚命邏卒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悅名益
彰召拜右僉都御史孝宗立遷工部右侍郎歷吏部
左侍郎時王恕為尚書負重望悅左右之銓叙甚公
嘗兩攝選事衆議翕然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陳遵
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

國治二疏並嘉納俄遷南京右都御史罷改吏部尚
書九年復改兵部奏贊機務善持大體嚴重不撓守
節中官陳祖生素驕倨至是飲悅酒獨寘之上坐于
弟問更召何客曰他人豈可共此席耶其為人敬憚
如此以年至屢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悅淹
賈羣籍制行清謹嘗語人曰古聖賢皆大公無私故
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遠矣竭其公忠
猶恐不及况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吏者
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既歸杜門謝客見風俗奢
靡力從節儉書箴於屏為薦紳倡世傳誦之卒贈太

于太保謚莊簡悅同縣張鑿字廷器正統末舉進士
擢御史察雲執言有不執者鑿受命往察因撫定
之出按宣府大同時方用兵諸將多不遵法鑿隨事
糾劾風紀肅然歷江西副使按察使陝西左布政使
成化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背土築鑿始
甃以甃編修墻整二萬二千餘丈開靈州屯田七百
餘頃邊人賴之父喪除起撫河間諸府改大同寇入
犯督叅將李鎬等擊退之賜勅獎諭歷刑部左右侍
郎江西安福民許屠事彭革及故大學士彭時子順
達引幾千人莖按問得實罪奸民數人革等亦論罪

有是十九年擢本部尚書星變求言養養陳六事多
抑損責近尋加太子少保再以憂歸弘治元年起南
京兵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懿養與悅同里
閉並以厚德重于鄉鄉人因其所居稱為東西張養
從曹孫禹字世調萬曆中舉進士擢庶吉士授檢討
遷司業陳太學端本六事神宗晚年多疾太子稀得
進見禹言陛下今日允宜靜攝皇太子執禮之餘宜
令時親左右即皇長孫亦宜令娛樂庭除既足寬懷
亦稱聚順不報語多斥近習魏忠賢惡之及擢南京
禮部右侍郎上疏引疾忠賢責以詐疾要名削其籍

崇禎初起故官協理庶事府旋改吏部右侍郎未上
卒賜砥礪名行文章通達國體為時所稱

梁璟字廷美崞縣人性至孝正統末邊寇亂父資從
征軍潰璟聞被髮號哭奔求父所在值歸乃已舉天
順末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成化時累遷都給事中項
忠之征荆襄也急驅流民復業璟率同官言寇盜漸
息流民附籍者宜聽安居未附者資遣還本籍今忠
乃偏信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等言彙行迫逐如房縣
編戶初止四里後流移占籍至四十餘里而忠等逐
之十不存一又總兵驅逼類連載道較之寇賊侵擾

慘酷過之乃者禁出旱暵為災未必非忠等所致且
寬奸和潔貪墨當並論罪疏雖不行時論遲焉時延
緩此歲用兵率令山西預征芻粟轉輸以供民不能
堪相率逃亡太原一縣五日而逃者至三百八十餘
家璟上疏極陳其困頗得寬減畿輔八府舊止設巡
撫二人而薊州外禦邊寇多不能兼顧璟請順天永
平二府設一巡撫以薊州邊務屬之而令巡撫陳濂
專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荆諸關于計為便朝議從之
遂為定制已與同官韓文王詔等劾都御史王越荐
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明并及官闈隱事帝怒逮

至文華殿校之武靖伯趙輔而征畏賊不敢戰稱病
求還復謀典營府事環等極論其罪乃令養疾歸第
九載秩滿擢陝西左叅政分守洮岷西蕃入寇督兵
禦之斬其魁民復業者千計內艱服闋還原任歷左
右布政使先後在陝十五年多政績孝宗嗣位遷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弘治二年民饑請免徵兩京漕
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湖廣舊不進魚鮮成化七年
中官鎮守者始貢二千五百斤自後漸加至八倍環
等為言乃減從初數帝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
獻而中官提督武當山者乃復貢黃精梅笋茶芽諸

物大為民擾武當道士先止四百人至是倍之所度
道童更倍咸衣食于官月給油蠟香楮費不貲而洒
掃夫役以千計中官陳喜又携道士三十餘人各領
獲持教而來所至張威虐為公私害璟皆力請停免
乃命洒掃夫役月給三百五十追還道士領勅者悉
罷貢獻其他亦多裁損軍民大悅永州盜起討平之
鎮守中官毆殺王府姻戚下璟劾力拒請屬論其罪
外艱服除再撫四川成都舉人徐禔養親不仕行誼
著聞璟請禁以官秩詔授夷陵判官居于家七年召
拜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進南京戶部尚書璟居官

務循矩度清修直節迄老不逾十三年致仕歸卒
瑩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末舉進士引疾歸養久之
授行人奉使四川不受贈遺土官作金亭識之成化
八年擢御史山東盜起奉命追捕獲其渠魁清軍江
北所條奏多著為例改按雲南交趾誘邊氓為寇馳
檄諭之謀遂寢鎮守中官多撓令瑩開誠與語部下
犯者痛絕之曰吾為爾息謗也出知松江府前知府
王衡廉明有威惠瑩操行與之並而酌劑賦役祛奸
蠹過之二載頌聲翕然改平陽弘治初許大臣保舉
方面官侍郎黃孔昭以瑩應尚書王恕亦器之擢河

南按察使時黃河為患民多流移瑩巡行賑恤全活甚衆河南田賦多巡撫徐恪劾考見本末衆難之以問瑩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耳夫何難恪以屬瑩瑩于是部吏鈎考旬日間宿蠹一清尋遷應天府尹守備中官蔣琮恣肆數排陷言官南京大臣咸畏之至是犯罪瑩預推鞠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為意後入其傷孝陵小脉事琮遂下獄充淨軍衆議稱快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八年改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結兩廣徭種為寇瑩知賊脅從多下令不問餘黨賊遂解散乃計誘首惡十八人戮之遂定時

浙粵多水旱而諸王府繕修不息公私交困。鑿藉通
廣東鹽賈收其利助工減襄府琉璃瓦止興府所益
餘地停綾紗紙價銀數萬兩由是民力稍蘇歲餘以
疾乞休家居七年中外交荐起故官撫治鄖陽旋改
南京刑部右侍郎十六年廷議雲南景東衛晝晦七
日而宜良地震如需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
皆官吏失職所致宜遣大臣巡視乃以命瑩時瑩年
幾七十單車按行不避炎瘴所至延問父老請求利
病盡得諸將吏賢不肖狀乃劾奏鎮守及巡撫官罪
罷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遠徼聳然有新土官改

牛者瑩廷其牒曰汝茅歸彼即還汝牛矣已而果然
他土官聚兵相仇殺瑩曰我在敢爾耶語聞兵立解
其威震蠻俗如此既竣事廉知景東之變乃指揮吳
勇侵盜官帑圖脫罪因其時雲霧晦冥遂虛張其事
瑩劾罪之還進本部尚書武宗踐阼致仕歸後劉瑾
亂政以會勘際平侯爭製事連及瑩削籍又坐減松
江官布罰米五百石輸邊瑩素貧至是益罄且卒諸
家人曰吾生平所為無不可告鬼神者時論以為信
瑾既誅贈太子少保謚清惠瑩性果介課子孫以素
業農月嘗坐籃輿戴笠命舁行田間曰非徒勸稼

子孫習勞也故其後人率教無不慮朴力學者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淳安縣政務惠民不求赫赫名滿九載無知者廣西巡撫張鵬獨知之欲荐知梧州府會丁適母憂不果服除遷太僕寺丞久之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吏部難其人特擢廷瓚為知府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衙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僚使受約束政平令和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無二價四境晏然興于禮讓巡撫陳儼上其治行請久任九年秩滿始遷山東左叅政踰年進左布政使弘治二

年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廷瓚自知縣至府港
常調者踰三十年至是而程番之績大著遂屢得擢
去知府時纔三歲耳尋以生母憂歸服闋還原任時
都勻苗乜富架長脚等作亂勅廷瓚提督軍務同湖
廣總兵官顏濤貴州總兵官王道等討之副使吳倬
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令入寇伏兵擒之并獲其二子
賊失勢官軍乘勝深入直抵其巢連破百餘寨斬首
六千俘獲二千有奇生繫長脚以歸群蠻震懼廷瓚
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驕
恣殘虐激變苗民致生亂四十餘年今幸元亮就除

非大吏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因
條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遂設都勻府一獨山麻
哈州二清平縣一自是苗患並稀論功進右都御史
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
兼巡撫廷瓚性寬厚所至以簡靜為治及蒞廣結群
蠻以恩信不輕用兵其于吏治但總大綱而已屬吏
賢者推荐之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上下安之十
年進左都御史總督如故鬱林雲鑑大柱諸蠻及四
會僣民作亂以次討平兩廣遂無事十三年復召掌
南院未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廷瓚有雅量待人

不疑世多稱其長者至所設施動中機宜人莫能測也其在貴州平苗功甚偉然不能嚴號令致部下多妄殺時不能無議馬先廷瓚督兩廣者唐珣字廷賚華亭人天順初進士知合州遷福州知府有奸人冒為中貴乘傳而來勢張甚至笞辱僉事以下官珣獨疑其非是壁人于浴室窺之得其詐即執而寘諸法歷湖廣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善治劇豪強戢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府江盜起督副將歐磐等討之斬首六千級賜勅嘉勞卒于鎮廣東人久而思之不衰

王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大理右評事
再遷右寺正錄因四川平反百餘人尋擢四川副使
歲凶發廩賑貸請官銀十萬兩為糴費後按嘉定同
知盛崇仁贓罪崇仁逃赴京使其弟呼寃遂械軾至
京與崇仁俱下吏崇仁取官軾還職改陝西弘治初
擢四川按察使疏釋滯囚千人三年遷南京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蜀民攀留不恐釋久之進右副都御
史總理南京糧儲旋命巡撫貴州黔方而不職者數
人土官于成令就學歲餘入為大理卿軾素精法比
鞫鞠悉當嘗與刑部裁定問刑條例頒之天下十三

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初貴州普安賊婦米魯與其黨
福佑等作亂鎮守中官楊友總兵官曹愷巡撫錢鉞
發兵討之大敗于阿馬坡都指揮吳達被執普安幾
陷友等請濟師乃命弒兼右副都御史往督軍務弒
未至友等遣人招之賊揚言欲降而擁衆攻圍普安
安南城斷盤江道勢益甚張又乘間劫官軍營友被
執右布政使閻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
史韜李雄吳達等死馬遠近大震至以貴州兵力不
足用便宜調發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
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而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

十五年正月參將趙晟攻破六墜谷賊遁過盤江都
指揮張泰等渡江擊敗之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
圍而愷通友都指揮李政亦各攻破賊砦賊徒轉遁
走至馬尾龍寨官軍聚攻之米魯福祐出戰土官鳳
英等臨陣格殺二人餘黨遂平是役也用兵五月破
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捷聞
帝大喜嘉勞召還京賜賚有加錄功加太子少保己改
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連章乞休不允武宗立戮以南
京為快舡歲運上供諸物為軍民患疏陳其狀由是
火減已而遇疾復請致仕詔加太子太保賜勅乘傳

歸未幾卒贈太保謚襄簡

王繼宇述之祥符人咸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淮改按山西王府有侵民居者繼揚聲懾之遂止出為陝西僉事督屯田尋兼督甘肅水利家有遺水者奪而均之民轉困原兵併副使進山西按察使有言紫碧山產石膽可以益壽帝遣中官鑿山採之經年不獲民告病繼請罷之中官怒曰石膽古書所載安得云無繼曰麒麟鳳凰非古書所載耶今予何求之中官語塞繼上章言狀事遂寢家艱服除起官福建遷山西右布政使命甫下福建汀漳盜起即改右副都

御史巡視其地弘治二年盜平移撫宣府未幾改甘肅涼州星隕如月指揮徐廉不以聞繼劾奏之廉遂被逮先是哈密忠慎王為土魯番所虜遂據其城繼選將練兵示以威德番人悔禍尋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坐不舉部中婁性罪下吏已而釋之九年召拜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尋進尚書督儲如故中貴李廣死言者請治其黨于是五部尚書咸被劾有詔宥之明日早朝諸臣出班謝罪惟繼與兵部尚書馬文升居列如故時議榮馬十四年改南京刑部尚書旋調兵部叅贊機務越二年卒贈太子少保繼為人清

慎誠懋有才識遇事敢為教歷中外垂四十載管議
皆不及

秦民悅字崇化舒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行人遷工
部員外郎性好學雅有器度成化中出為廣平知府
甯死因十九人清牧馬地三千餘頃招集流亡六千
戶考績為畿內冠任民立生祠祀之歷江西叅政左
右布政使懲奸吏抑強豪均賦役大得民和弘治四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奏減莊田租課歲畿有司
方徵民間種馬既停之增密雲古北口戍卒募土兵
實邊為戢守計甚備歲中召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倉

場還理部事用清望改佐吏部父喪除起故官尋加
右都御史視左侍郎事十二年拜南京吏部尚書明
年星變求言偕九卿陳時弊二十三事多議行尋改
兵部參贊機務以繼母憂歸服將闋馳疏請致仕帝
優詔答之給事中吳奔因言民悅喪服未終忘哀具
奏名雖請老意在要君宜除名帝不問已起官南京
戶部正德改元致仕卒年七十九謚莊簡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其先以戍籍自豈城徙馬繡舉
成化三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力拒餽
遺擢御史巡按陝西大振風紀左布政于璠以官帑

銀魏苑馬卿邵進繡於其罪璫懼遁赴京訴繡徑行
秦府東門臣因詰問扶憤傾陷帝怒并繡逮下吏璫
進除名而繡謫知清豐久之鳳翔闕知府吏部知繡
有惠政權任之清豐民遇道泣留曰奈何奪我慈母
時鳳翔大旱繡至三日大雨歲以有秋弘治初遷山
東左叅政進右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先是榆林僅一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巡撫
總兵官居之遂為西北巨鎮而城隘弗能容乃徙千
數百家于城外至是繡請展築遂增廣千二百餘丈淮
鎮數年練兵積粟邊政修舉歷兵部左右侍郎與尚書

劉大長深相得大夏甚倚信之初騰驤四衛勇士類三四萬人率虛藉歲糜錢穀數十萬多入奄人家廷臣屢請稽核奄人輒抗之至十八年二月命繡清鑿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詔冑者萬四千入御馬太監審瑾等疏請復舊于是給事中艾洪御史劉玉等交章劾瑾而大夏亦力爭不可武宗不得已從之而瑾等亦不罪也時吏部尚書馬文升與大夏不協以繡與大夏厚善欲遠之乃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繡資深不當出外頗怏怏有復言既抵鎮則盡載幕府供億自廩米外秋毫無所取賀懸鐘

寇為亂付總兵官毛銳等討之俘斬三千二百人而
劉瑾以前汰勇士事深疾繡遣使伺察無所得乃召
掌南京都察院事明年以中旨罷之己後撫延綏倉
儲泥爛為繡罪罰米五百石責繡躬輸于遠繡家遂
破久之卒無子巡撫秦金頌其清節于朝贈刑部尚
書太僕少卿何孟春以繡承繼孫幼且貧無以為養
請如主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謚遂謚莊
簡給其孫月米一石

論曰明之人物至孝宗朝盛矣當其時表正彙登不
特朝端執政濟濟甘肅即散在留都者亦一時民譽

也今觀童軒以下諸人或學足經邦或才優燕亂表
表乎文武具備卓犖不群者矣惜皆投閒置散未盡
經綸之用而樊瑩熊繡晚歲為權閹所厄至坎壈以
終豈不重可嘆也哉